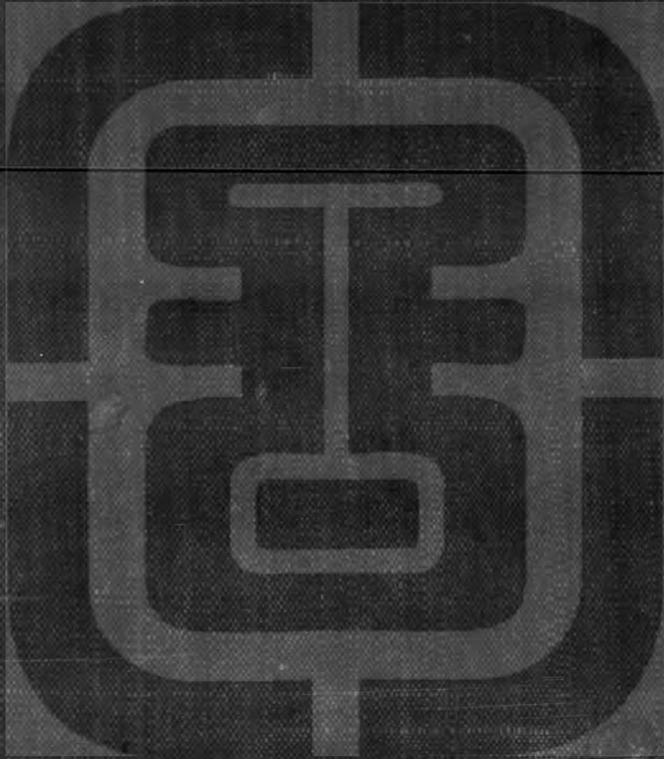


史記

四十一之四十四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

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

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而夏后帝少康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

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與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死伐允常卒子

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

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

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射傷吳王闔

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

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

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

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

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

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

越王勾踐世家

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

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

錐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獨

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

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

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以不聽

衣冠有項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昭

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

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

人唐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節事者以地韋昭曰

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

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

昭等解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昭

曰市利也謂委管營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
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
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
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
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各種字子禽荆平王
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
慙令人引衣而郭之文種曰無郭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
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膝行頓首
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膝行頓首
曰君王云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
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君太宰
嚭貪負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索隱曰間音紀開於
越王勾踐世家

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
曰國語云越師美女二人索隱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
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
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
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
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
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對之名又
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
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
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
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
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

夏臺文王囚姜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一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

越王勾踐世家

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各故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曰：疥癩音介，疥音介。願王

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

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

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十其事

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

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

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

越王勾踐世家

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

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

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園廬也我又立若

亦汝也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

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

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

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

左氏傳太 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

者也 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

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子六千人也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

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

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

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

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

越王勾踐世家

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

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

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

而奔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殃伐柯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

索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吳使者泣而

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

百家。杜預曰：角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吳王謝曰：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

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慎吾兩目，使死

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越王則

解綬以慎其目，遂伏劍而死。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

越王勾踐世家

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

元王使人賜勾踐豚，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

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

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

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

為於魯。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為伯，後遂僭

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

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

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日曰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

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勾踐卒。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焚執。子王廳與立。

索隱曰：廳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云勾踐卒。次鹿野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野為廳與也。王廳與

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

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

立。子王翁立。王翁卒。

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郟。三十七年

朱勾卒。

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

索隱曰：紀年云：翳二十二年遷于吳。二十六年

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拔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

越王勾踐世家

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顯立。無顯八年薨，是為焚蠲。勾踐以

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顯，蓋無顯

後乃次無疆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

無疆立。索隱曰：蓋無顯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

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

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

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

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程

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

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

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

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今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

之力不效徐廣曰效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

已下此是齊使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

不至頓刃接兵而况更有攻城圍邑願魏以聚大梁之

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

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各蓋田文所則方城之外不

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

淮泗之間不東商於祈鄆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

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

越王去歲世家

正義曰鄆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

云鄆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也括地志又云鄆州

內鄉縣楚邑也故鄆縣在鄆州新城縣西北夏路以左徐

三十里按商於折攤在商鄆二州界縣邑也

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

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

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鄆州內鄉縣東七十

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

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

此說劉氏為得云邑徒眾少不足備秦峽武二關之道也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

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則齊秦韓魏

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

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

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

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

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自不見其

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

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

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

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

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

西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

越王勾踐世家

充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豫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

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

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

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長沙

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欲讎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

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柳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

東南境屬楚也表吉虔撫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

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楚是脫况字耳讎當作讎讎邑各字訛耳則讎龐長沙

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越窺兵通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越窺兵通

無徐廣曰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

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魯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云在越為范蠡。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

越王勾踐世家

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連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衣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我。我為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

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
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
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
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
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
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以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

越王勾踐世家

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借有朱公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
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
則致貨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
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
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
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

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
為言曰公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
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
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
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
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其貧然長男發書
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
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

越王勾踐世家

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
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
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
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
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
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
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達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中二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章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賀買物通財用也單穆

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楚貴人驚

來古而然矣。謂謂楚之二錢。謂其言之說近之。

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

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

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

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

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

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第弟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

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

越王勾踐世家

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

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

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

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

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

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

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

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

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
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
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蠡三
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六十老
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
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
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
三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中括地志云陶
朱公冢也又云齊州平陰縣東二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
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
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
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

越王勾踐世家

焦思終滅彊吳此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
王徐廣曰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
蠡三遷皆有榮名各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
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彊 樵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

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域林徙拾宋忠云域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鄭是

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為縣也出地理志

封三十三歲百姓

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

為說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洽多邪諸侯

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虞翻曰曰王室多故周太史曰

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廣曰虢在成

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姬姓。正義曰地志云洛川

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郟城在鄭州新鄭

縣東北三里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持

十二里又加之以今其冒是也虢叔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

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

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

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

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

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向

何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可如韋昭云謝申

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篇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

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

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

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

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

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

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

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

案虞翻曰十邑謂虢郟鄆補丹依

索隱曰國語

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補丹依

註皆依國竟國之地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二歲大戎

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

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尹骨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誰周云各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

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心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

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

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

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

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

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

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鄭世家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

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

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鄆正義曰鄆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方家舊作鄆音偃杜

預云鄆今鄆陵也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曰按今衛州

共城縣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賈逵曰鄭地也正義曰

疑許州臨哲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母相

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賈逵曰穎谷鄭地正義

曰括地志云穎水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穎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穎墟

故老云是穎考之故居即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

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

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

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

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為平工卿

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

月鄭祭足師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

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

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

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由索隱曰許由近許之地魯

朝宿之邑枋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枋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三年

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

蔡虢衛伐鄭莊公與蔡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

曰左傳稱蔡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各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縑葛之戰在魯桓五年爾一作昧並音迷

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聃祝瞻請從之

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

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

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

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

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
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為三，而杜四
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
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
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
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宋莊公
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
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
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鄭世家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
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
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乃告祭仲。祭仲反，
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
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朱表曰：今
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
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
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
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
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

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秋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

鄭世家

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轅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南瑕，要

以求入

索隱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

瑕曰舍我我為君殺

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

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

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敏系曰我

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

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

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

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

鄭世家

王之妾王姚所生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

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

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

殺王子頹而入惠王子周厲公卒子文公躒

立索隱曰躒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

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

之蘭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

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

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
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
曰：諸侯亡父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
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
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
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
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弼帥師伐滑。曰：備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備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
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厲王不賜。

鄭世家

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晉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
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
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
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
晉文公之過，無禮，故皆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
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
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
皆以罪蚤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
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

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
得叔詹爲僂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
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
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
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
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
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
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
杜預曰姑姓之
女爲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毋其後也且
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

鄭世家

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
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
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
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
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
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
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
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
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
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

十四

已廿一

九

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
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續
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
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
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
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
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
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

鄭世家

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
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
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
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
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
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
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
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
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

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境埔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從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

鄭世家

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曰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采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

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曰：音許。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悼公元年，鄆公。索隱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索隱曰：音許。許公靈公也。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及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

鄭世家

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孺為君。索隱曰：孺音須。鄭氏云一作縲。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孺，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洧。秦洧水上，以自後除按。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暉音紆。粉。反左專作覺原。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

二十七 已巳廿九

殺釐公

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

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

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

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

畏誅故兩親晉楚二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

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

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

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

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

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

鄭世家

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

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

服虔曰四井為邑

子產

讓受其二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

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

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

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

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

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

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

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

林賈逵曰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

臧賈逵曰右帝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始祖相士封闕伯之故遷實沉于大夏主參

也因其故國而代之唐人是因服事夏商

之問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

亂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以服事

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里

時有堯苗胃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日御龍氏

以夏豸豸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

而遷于魯魯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

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入子孫於杜謂

之杜伯范氏所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其季世曰唐

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其季世曰唐

者以為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

鄭世家

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

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乃與

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

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商季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

也師長也昧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能業

其官服虔曰脩宣汾洺賈逵曰宣猶通障大澤服

其水也服虔曰太原汾水各杜預曰帝用

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沈妣蓀黃實守其祀

賈逵曰四國

今晉王汾川而滅之

賈逵曰滅四國

由是觀

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之苗祭之

服虔曰祭為必言擯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

祈福也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

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

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

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

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二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念寧立秋

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

鄭世家

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

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甲子

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

鄭火公欲攘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

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

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

入敬王于周

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

干成周是也

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萬里立獻公十三

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

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

五里鄴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小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

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

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

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

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

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

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

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

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

鄭世家

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

共公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

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

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子駘繻或作繻繻公十五年

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

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故國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二年鄭圍韓之

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

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

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

云鄭康公乙
為韓所滅
鄭君乙立
二年鄭負
烝及復歸
韓十
一年韓伐
鄭取陽城
二十一年
韓哀侯滅
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
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
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
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虢郟獻邑

祭足專命

鄭世家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螿簡之後

八室不競

負烝雖還

韓哀日盛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

正義曰中音仲

為帝大戊

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

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

為趙季勝生子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

狼

徐廣曰或云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各

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臯狼生衡父衡父

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

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曰

與桃林

正義曰括地志云桃

林在陝州桃林縣西

至童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

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耳之乘獻周

穆王次血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馴調也並四日乘並兩日匹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

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各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郊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各鵠倉街所棄郊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龍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

之索隱曰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駘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

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八公仲周宣王

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

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

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崇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

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孟當

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

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孟者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趙衰卜

趙世家

趙世家

趙世家

趙世家

趙世家

趙世家

趙世家

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
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
唐。咎如得二女。霍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
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
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
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
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二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

趙世家

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伐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穆高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

二十五

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

趙世家

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

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

趙世家

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

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

趙世家

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註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我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

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
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
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
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新序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
過矣○正義曰今何東趙氏祠先人猶別寄一座祭二士矣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
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
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系
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
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
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

趙世家

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
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
本云景叔
各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
之十九年晏
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
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
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
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
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
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
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

史記世家十三

益弱後十三年曾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秦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藉藉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藉也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

趙世家

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云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公子疾在定公十一年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贏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而

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勲

適余將以其胄女子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姓孟贏吳廣

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

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

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請吾

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當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

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

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能與罷皆死簡子

趙世家

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

之帝令主君減二卿夫熊與罷皆其祖也。正義曰

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

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

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

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發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

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
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
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
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
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
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
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
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
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

趙世家

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岵号飛狐口北

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

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

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

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

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

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

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

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晉

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

四十二

談之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

本云晉大夫逝邀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

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教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

獻叔之子士蒍之後蒍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荀生獻

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

知之十月范中行氏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

為中行因号中行氏元與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

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

側室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

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君命大臣始亂

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

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

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多魏簡子系本各取也不克范中行氏

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

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

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

趙世家

四十二

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年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

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效也

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

趙世家

太子蒯瞶于衛衛不內居戚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戚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

范昭子遂奔齊

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侷於

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二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

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詢
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
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

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二家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母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

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襄子降喪

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

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

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其而襄子姊

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

趙世家

日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各

賈母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屋山與句注山相接

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

作料其形方有柄取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

人各徐廣曰一作雜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

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

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

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

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

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遂以代封伯魯

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

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

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

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

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

子懼乃奔保晉傷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

澤縣南見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

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

母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

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

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

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

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髮麋毳顛大膺大匈脩

下而馮左袵界東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

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柏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風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

陷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代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

滅黑姑正義曰亦我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

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

八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

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各遷列改爲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解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祀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空峒山在蕭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

通世家

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索隱曰代成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

自耿從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鄭即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遂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桓子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

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

顧桓公徒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
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 十三年

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

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

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

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

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

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

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

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

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 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

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

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

王道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正歌者田攸收氣行

兒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

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

史周官秦因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九年烈侯卒

之掌治京師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武公十三年

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

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

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三年救魏

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正義曰今趙州平

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浦正義曰今趙州平

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

趙世家

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十一年魏韓趙共

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

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

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

一作伐衛取鄉邑七十二魏敗我藺正義曰地理志

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敗之五年伐齊于郵

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我長子地理

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

有長子正義曰

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地理志云濁水

北平地雨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宣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

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

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與

千餘里郵郵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

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

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齊州東阿縣也十

年攻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

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

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

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成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會之側成侯與韓

趙世家

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

○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

年表曰十八年趙子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成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十九

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兖州縣也平陸城與即古厥國與燕會阿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亮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

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

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

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

椽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

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

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

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

侯卒公子緜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緜云肅侯名語

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

於陰晉正義曰地里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自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

三年公子范龍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

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垣蓋在河

北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

通世家

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

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

徐廣曰太原有太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

門正義曰并州孟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

馬呂抗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

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

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公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十八年齊魏伐我我

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

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

五十一

舉

徐廣曰

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

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

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索隱曰各雍

武靈王元年

徐廣曰年表云魏敗

我趙

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

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

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

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

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于區鼠

正義曰蓋在河北

五年

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

趙世家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

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

齊敗我觀澤

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

十年秦取

我西都及中陽

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

河有中陽縣

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

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

池送之

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送立

職為燕王雖使樂他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

之書其說又同則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

正義曰本一作

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

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其蔡

邃曰陸君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苕似瑩且而細葉似疾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苕也。又本草經云陵苕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黃冰頭髮即黑也。命乎

命乎曾無我嬴其蔡母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正義曰按命名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姓嬴也。方言曰姓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孟姚。吳有館姓之宮。孟姚也。姓。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胃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嬴方音曰姓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孟姚。吳有館姓之宮。孟姚也。姓。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胃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趙世家

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西南六十二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

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

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屬阻障淦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鄆狼敗

五十三

林人林正義曰即於菀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

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

東平舒等七縣在河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之地服虔云東胡烏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

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境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列計胡翟之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利為入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

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

趙世家

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

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

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用力少

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

曰厚重也往古謂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

趙簡子襄子也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有獨智之

慮者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

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

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
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
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
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
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
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
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
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

趙世家

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
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
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
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
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
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
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索隱曰請服絕句
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
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

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初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右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趙世家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衽謂右衽甌越之民也索隱曰甌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其臂也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之西南越及甌駱皆芋姓也世本云越芋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却冠林紉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縫紉亦縫紉之別名也鉢者其綦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紉耳此蓋言其女功綴縷之麤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縷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

五十六

史記世家三

卷一百一十五

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各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也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之備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

趙世家

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正義曰上音計下力追反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

五十一

趙世家

五十一

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招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

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

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

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

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

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

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

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

俗辟者民易

趙世家

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

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

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

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

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

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

中山地至寧葭

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

西略胡地至榆

中

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

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

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

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弁將之牛翦將

車騎趙希弁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闕與

○正義曰與音與陘音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

里然趙希弁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

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焉上之關

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

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

即上曲陽也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華陽正義曰括

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

臺五曰太一宮按此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

鳴之塞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

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

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誤也王軍取

趙世家

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封龍

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東垣中山獻

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

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

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姓死使周招胡服

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

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

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

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

趙世家

安陽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

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允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美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為怨府母為禍梯肥

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前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

趙世家

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

期曰：

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申也。

公子與田不禮甚可

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

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

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

爲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

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

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

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

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者非也蓋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納之俗本亦作聞字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藏也成兌因圍主

趙世家

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而食之其母遂曰斂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斂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

六十二

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

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

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

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及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

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

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

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姓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

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

趙世家

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偃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

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

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

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

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

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

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

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

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

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攸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魏亡晉國地兩州之間

趙世家

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二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二百里趙國在中間也矣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郡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必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摠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必二州之地韓摠有路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必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比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

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

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昆山之玉不出

此二寶者亦非王有已王父伐齊從彊秦攻韓

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

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

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正義曰謂秦齊韓魏齊

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

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

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換柔一作平柔○正

進世家

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

聖分徐廣曰一作王公聖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雁門是也○正義曰聖音

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自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陘即雁門山也按

西先聲相近蓋聖山西陘二山之齊之事王宜為上佼

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抵臯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

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母與

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

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

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服姓自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哈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鄲會城而秦然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王冉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故城在相州歷真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原首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冉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

曰年表云與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

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

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

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素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

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

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

正義曰今營州也

歐代地

索隱曰蓋東胡叛趙驅略

二十年

七年

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

戰國策曰趙豹平陽

君惠文王母弟

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

蘭相如伐齊至

平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

罷城北九門大

城

正義曰相州九門縣城

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

徐廣曰年表云

是燕武成王元年

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

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

關與

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關與聚安公名

城亦云韓關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關與

趙使趙奢將擊

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

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

唐書志林云馬服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

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

三十二年

趙世家

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

徐廣曰平原君相也

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

急攻之

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正義曰長安君

者以長安善故名也

為質兵乃出

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

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

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

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

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索隱曰東晉云趙惠文王何者吳廣之甥姓贏之

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遺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一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

趙世家

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

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
之賢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
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齊安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鄭邑也田單將趙
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
唐縣東北四十一里唐縣東北四十一里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

趙世家

州保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
年王夢衣偏袷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按袷衣北背縫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
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
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
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
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
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
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
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

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正義曰：秦之善我，也。秦代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穫矣。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涇水，漕糧東先。先食上黨，糧者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先食上黨，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秦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

通世家

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焉。亭十七邑也。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陵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僕。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

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
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
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
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
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
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
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廉頗將軍軍
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七年廉
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
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
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

世趙世家

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傳豹王容

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是屬趙與燕趙

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也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

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

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鄒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秦

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

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

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

王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薨從唐拔寧新中寧

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

秦兵罷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而

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

故令徒父旗將兵出境也。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

二年。邯鄲層燒。徐廣曰：庫廩之名。音膾也。索隱曰：層，積芻藁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

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

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

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

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

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

趙世家

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

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

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名也。

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

乘功最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

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

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

龍山邢子勳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

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按蓋謂龍兌也

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

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

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

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義

永樂安新城縣地也

州同安六與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

十七里也

各西河城在瀛州高平舒徐廣曰在代郡。正義曰括地

陽縣西北五十里

北九十里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

三也

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

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

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

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

取之使樂乘代

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

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

汾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

二年李牧

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

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季牧拔之也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正義曰人姓名也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

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

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

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里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春平君者

七十三

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臯三

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

魏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正義曰不拔移攻齊。取饒

安。徐廣曰在蘇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

傅抵。正義曰上音付。下音邱。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六

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

魏與趙。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

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

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悼襄王

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偃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唯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威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武平陽。

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李牧率師

與戰肥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壘故城在恒州棗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却

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彼。又音盤。又作蒲。

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

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

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徐。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

在晉州平陰。

在晉州平陰。

在晉州平陰。

在晉州平陰。

在晉州平陰。

在汾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坵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坵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

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

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

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

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去

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陵房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

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王遷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八年十月邯鄲為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

邯鄲之倡曰列女傳曰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

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

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二大夫共立嘉為王王

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

卒居伯魯簡夢翟大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建立非所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趙世家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

辰說文王之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也志云畢原

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

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莫問曰畢萬事晉獻公獻

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

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

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

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十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在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

魏世家

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真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悼公二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諫，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日莊子。○索隱曰：是邑亦與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荼，此文同。

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栢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栢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

魏世家

知伯。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其地。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栢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此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栢子生文侯斯。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音康。子之子栢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

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去不憚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水也城在水南郟陽郟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里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正義曰過先引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正義曰過先引其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軼其僕曰君何軼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軼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

魏世家

平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與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比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黃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

魏世家

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曰：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

徐廣曰在陝驕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號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

河今臨河有崗阜似是類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

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年

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三十六年秦侵我陰

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秦徐氏云今之華陰也

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在華州鄭

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各也武下魏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

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

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各章八子胡為亂不

魏世家

勝奔魏與魏龍表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

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也九年

程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也

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在絳州翼

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二年秦獻公縣櫟陽

十五年敗趙北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十六年伐

楚取曾陽正義曰今汝州曾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瑩

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

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

中緩正義曰：中音仲。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初。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

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自

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魏瑩與公中緩

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及

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

陪。王義曰：按除，除魏瑩及王錯也。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

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

隱曰：系本云。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

魏世家

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

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

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

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

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

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

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備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之觀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

滅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榮陽縣東。

六年，伐取宋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

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

年伐敗韓于澮與韓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

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

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書隊有聲。十四年與

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曾恭侯宋相侯衛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

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

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

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反括地志

魏世家

云樞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鄆瀘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

州。固音固矣。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

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齊威王

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威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

趙所。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

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

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

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北二城在涿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謂太子曰臣

八十三 史記魏世家十四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

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

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上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

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

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

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

曰啜穿悅反汁之入反冀功勳者眾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

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

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

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

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深

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

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與

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嬰將

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

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文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滅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

涓龐涓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

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國於南梁韓急

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此至魏州先

城哉徐說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

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

伐我西鄆十月邯鄲伐我北鄆王攻衛

我東鄆九月秦衛鞅

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

秦用商君東地

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

於是徙治大梁

魏世家

十四

徐廣曰今汝儀駟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公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汝儀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
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
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
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傳于髡孟
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
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
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
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
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

魏世家

欲利上不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
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
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二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曰各本襄王各嗣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
王為王。徐廣曰二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
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彫陰故城是也圍我
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号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有城在陝縣西南三
十二里按今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有曲沃店也並魏河北之地。入秦也
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頽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在汝州魯山秦取我汾陰皮氏。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縣東三十里

八十五

九里皮氏故城在終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地輿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空長城界

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秦降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入於秦秦降

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

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

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二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

丈夫秦取我曲沃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平周正義曰十三州志云古平

周縣在汾河介休縣西五十里也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

歸秦荀勗曰和橋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八王

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

魏世家

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二年改元

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

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月九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二年又稱後

元二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九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

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後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哀王元年五國共攻

秦正義曰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

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

我曲沃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

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

八里今名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索隱曰政與魏公子也

西武亭

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魯會齊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

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二八年翟章代衛衛君患之如耳

正義曰魏大夫姓名也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

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

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

上黨正義曰關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路州關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閼

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

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云將西請事於秦與

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正義曰驛音釋衛之德魏必

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

魏世家

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

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

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

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

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

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

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

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

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

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

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

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

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

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

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

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

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

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

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

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

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

魏世家

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

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

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

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

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

在蒲州虞鄉縣西二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

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

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

秦伐楚。徐廣曰二十一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

軍函谷。徐廣曰河渭絕一日。二十二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級家紀年終於哀王二十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

王立

索隱曰系本昭王名邀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

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

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

知以詐重

索隱曰言知以智詐見重於魏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

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

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所之處也

十年齊滅宋

宋王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

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

魏世家

陵縣東南

兵到大梁去

徐廣曰十四年大水

十八年秦拔郢楚

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匡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

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

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

我將芒郊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

徐廣曰在脩武以和

蘇代謂魏王曰欲墮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

今王使欲地者制爾墮者制地魏氏地不

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

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
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
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面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
死十年秦拔我鄴立徐廣曰鄴一作廩立又作邢丘鄴立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鄴七系反又音妻○正義曰鄴七私反又音妻地里志云汝南郡新鄴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鄴立漢興為新鄴章帝封殷後更名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郊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子孟嘗芒郊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

鬼世家

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瑟五丈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原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工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

九十

鬼世家

一

灌平陽

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各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

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為奇觀矣按引北灌平陽城也魏相子肘韓康子韓康子

履復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

云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或反於是秦王恐齊楚

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

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

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

魏世家

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

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

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

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詐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

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

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

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

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

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
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
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
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土地則王將奈何
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
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
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
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
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
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

魏世家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
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
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
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
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
感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
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
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
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鄰字俗本或作鄰非王以爲安乎主欲得故地今
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云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

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

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闕與而

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金

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

道河內行二千里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谷是東道河外東道從襄斜入梁州即東

南至申州攻石城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

縣○正義曰冥音音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

鄆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

魏世家

見作致軍言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

致軍糧難也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左

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鄆城縣東四十

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

在南面向東皆身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

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

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正義曰

城本周邑後屬茅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

武邢丘徐廣曰在平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

地也城堯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

反。正義曰：堯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

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索隱曰：汲亦作波波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

有鄭地。徐廣曰：成臯。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

經陽武到密者也。正義曰：雍於用反。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各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於。

決災澤水灌大梁大梁必。澤決溝，歷雍灌大梁是也。

云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

堯有安陵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臨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

於秦今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曰：陽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

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

魏世家

陵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

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

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是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里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

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三卿皆晉其地屬韓。國無害也。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縣有注城。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

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

裴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

以至於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

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圃田。圃田鄭敷屬魏戰國策作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二里周禮云豫州藪曰圃田也。

垂都焚

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烈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

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宋州。楚丘縣衛文公都之。秦兵歷取其郊也。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上。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云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綬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

魏世家

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

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

之不成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

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撓音苦

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

也非盡云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足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

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以存

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地於趙也正義曰無忌令魏王速

九十五

受楚趙之從趙楚玦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東此士民
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隣之禍殃也
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
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
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竊徐廣曰朝歌有竊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
竊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竊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
竊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竊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
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出入賦之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
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

魏世家

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
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已矯奪將軍晉鄙兵以
救趙正義曰拾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
北五十里即今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各魏德城也
趙得全無已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
年無已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鰲
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
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公孫喜固謂魏相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蘇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
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
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

九十六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
 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
 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
 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也其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
 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
 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
 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

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
 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忌所聞所謂國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揚干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疆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偵

如既無功
虜於秦政

印亦外聘

王假削弱

史伍阡丞伯柒拾玖字

註伍阡柒伯玖拾壹字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